

## 在时代的经纬中织就卓越

在复旦园的晨曦中，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追求卓越的基因。从周明伟校友讲述的 1984 年美国总统访华细节，到谢涛教授以“踢球-北大-从教”勾勒的逆袭轨迹，再到傅新元教授将实验室显微镜下的分子机制转化为拯救生命的创新药物，三堂思政大课如同一部交响乐，以不同的乐章诠释着同一个主题：卓越并非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将个体生命融入时代洪流的自觉选择。这些故事里，有对细节的极致雕琢，有对困境的从容跨越，更有对科学使命的深情凝望，它们共同编织成复旦人精神谱系中最动人的篇章。

1984 年的春天，复旦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总统。年轻的周明伟负责组织学生活动，三次“管闲事”的举动成为他人人生转折的注脚。调整讲台位置化解安全隐患，优化提问设计深化交流内涵，组织学生预演确保从容应对——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是责任与智慧的凝结。正如谢希德校长罹患癌症仍伏案工作，椅子两侧因长期倾斜而磨损不一；正如周总理以“求同存异”的胸襟包容文明差异，在风云激荡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尊重。周明伟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卓越的根基往往藏在对平凡的极致雕琢中。这种精神在傅新元教授的实验室里同样熠熠生辉。当他发现 JAK-STAT 信号通路时，或许不曾想到这一基础研究能催生 14 款 FDA 批准药物，惠及全球数千万患者。科学家的显微镜与外交家的讲台在此刻殊途同归——真正的卓越，是“把讲台前移”的细致，是“伏案疾书”的坚守，更是“从分子到药物”的执着。

谢涛教授的成长轨迹为“卓越”提供了另一种注解。少年时因天资不及兄长而焦虑，却在“暗自较劲”中将压力化为攀登的阶梯；军训时被贴上“落后兵”的标签，却以拼搏赢得优等生荣誉；从北大到复旦，从学生到教师，他始终以“走出舒适区”的勇气突破边界。他的“背单词方法论”——通过多本单词书交叉记忆，结合脑科学原理实现思维跃迁——正是对学问本质的深刻诠释。这种“压力-突破”的循环在傅新元教授的科研生涯中同样清晰可见。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药物研发深陷“仿制困局”，他却选择归国创立清华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将个人追求熔铸于国家需求。面对“专利数量全球第一，但贡献不敌一个斯坦福”的质疑，他提出“傅氏五条”金标准，带领团队开发全球首款 STAT5 通路创新药，最

终获 FDA 临床试验批准。他们的故事诉说着一个真理：卓越的种子，总在逆境的土壤中萌发；而破土而出的力量，既源于对自我的超越，更来自将个体命运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的觉悟。

当傅新元教授在课堂上讲述 JAK-STAT 通路的发现时，他的目光早已越过实验室的围墙，望向那些被炎症与癌症折磨的患者。科学家的使命不仅是发现规律，更是将规律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句话里蕴含着复旦精神最深邃的底色。从谢希德校长“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到周明伟在国际交往中“求同存异”的智慧，再到傅新元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创新药物的实践，三代人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命题：卓越的本质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这种精神在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愈发珍贵。当学生问及“AI 与生命科学”的关系时，傅新元既肯定技术加速研究的价值，更警惕“工具替代创造力”的风险。这与谢涛“不重复造轮子”的智慧异曲同工——无论是代码填空题型创新，还是开源工具整合，其本质都是“站在巨人肩上眺望”，而非被工具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零件。真正的学问，需要像李政道博士在复旦校训墙前所言：“整个世界是问出来的”；而追问的勇气，既来自对知识本质的敬畏，也源于对人类福祉的关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复旦人的使命愈发清晰。周明伟提醒我们：“中国或将在国际社会上比较孤立”，而破局之道藏在细节之中——调整讲台位置的巧思、优化提问设计的匠心、鲁迅文字翻译的得失，这些“小事”实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密钥。杨绛先生的例子如同一面明镜：江主席用西班牙语朗诵其译作，既是对学术的致敬，更是文明对话的典范。这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共情能力，恰是领导力的精髓。它无关权位，而在于凝聚共识、弥合分歧的柔软力量。当傅新元提出中国药企需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他实际上是在呼唤一种更宏大的视野——既要“睁眼看世界”，也要“低头修内功”。这种视野在谢涛的“三元交集选择法”（兴趣、能力、社会需求）中得到了另一种呼应：个人的卓越追求必须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三堂大课的尾声，都落笔于对青年的期许。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寄语穿越时空，在相辉堂的穹顶下久久回荡；傅新元以“傅氏五条”为中国药企指明方向；谢涛用“踢球-北大-从教”的跨界经历证明：进步的速度不取决于起跑线，而在于志气的高度与脚步的坚实。这些期待汇聚成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基因编辑

改写生命密码、AI 重塑人类认知、大国博弈决定世界秩序的今天，青年一代既是传承者，更是开创者。当我们在实验室里解析细胞信号通路时，当我们在国际会议上讲述中国方案时，当我们在代码与数据中寻找创新路径时，我们书写的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篇章，更是民族复兴的史诗。

回望复旦园里的故事，总有一些瞬间让人动容：谢希德校长磨损的椅角，周总理外交辞令中的智慧，傅新元显微镜下的执着，谢涛单词书页间的墨香……这些具象的符号，共同编织成“卓越”的精神图腾。它们告诉我们：真正的卓越，不是聚光灯下的瞬间闪耀，而是代代相传的星火；不是孤芳自赏的成就，而是将个人理想织入时代经纬的自觉。当相辉堂的晨曦化作满天星斗，每一份平凡的坚持，终将汇入民族复兴的璀璨银河——这或许就是复旦人追求卓越最深情的答案。